

通志堂經解

0712
1.411
82



門口 12
第
卷

學易記下經卷第五

乾下
兌上

伊川曰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白雲曰以剛決柔謂之夬剛柔者君子小人之象也小人之害君子也以喜怒之私心往往陰爲之謀以行譖害君子之去小人也以天下之公義是以暴揚于王庭孚號其有自取危厲之道而決之以一柔而乘五剛自危之道也不能退聽以違之是其可決也告自邑始自王庭孚號其有厲而決

然後自邑國告之及於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夫威天下者不以兵革之利況君子決小人有道存焉豈威力以彊之乎是以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也乾道將復雖君子不得自巳往而決之隨時之義也此舜所以必先去四凶然後天下可得而治矣

彖曰夬夬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廣平曰揚於王庭誦言於上也孚號誣告於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夫去小人而播告之修若將其戮一以懲百使天下皆知惡之不可為如四罪而天下服也

白雲曰彖明剛決柔謂之夬非剛決柔不名夬然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兌之說故能和小人既決合天下之公義故天下說而和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也柔乘五剛不得正其罪是所以必揚于王庭也其危乃光者明信宣布其所以自取危亡之道則君子之公義乃明矣所尚乃窮者以威力為尚而不知有道存焉適足以致小人之辭是自窮之道也剛長乃終者五剛既盛必復于乾而後已

柔不去則剛不長剛不長非終道也小人不長則君子之道不長君子之道不長非君子之終也剛長乃終必決之義也

其危乃光猶今人所謂罪狀明白也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乃雲興雨施潤澤萬物之象君子法之所以施祿及下居德者謂以德自居猶言有其善也忌如道家所忌之忌功被天下而守之以讓其是道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白雲曰四剛過中已有大壯況夬之五剛乎故大

壯初九曰壯于趾而夬曰壯于前趾則又欲速進其壯矣

誠齋曰初九陽壯之初位乎四陽之下趾之象也銳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力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而在上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孔子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白雲曰初九銳於用剛而不知不勝之咎九二處中居陰則无過焉是以有兢慎戒不虞之義惕知懼也號明戒也有備則无患故雖莫夜有戒非所

憂也得中道者以剛中自治而已非如初九之銳于用剛者也大壯以初九九三用壯而二則貞吉皆與夬同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以剛居剛壯也頄面顴骨上六也以九三之壯而應乎上六是壯於頄也方衆陽共決一陰之時九三乃與之爲應凶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可也不與君子同行而已獨行焉則與之遇而和矣係小人而失君子凶咎何可逃能遠絕之若將浼焉小人雖愠不足爲咎故象曰終无咎也晉之王

導其知此也夫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伊川曰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曳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在他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

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單氏曰行不能決者以內暗也內暗則其聰不明雖聞人言疑而不能決矣故曰聞言不信

九五夬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伊川曰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夬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夬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故取為象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所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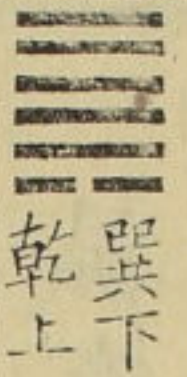
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

三應上五比上故當有決其所當決之象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誠齋曰夬之上六見聖人之仁心如天地之大也何也不惟慶君子而深所以弔小人也曷為弔小人也小人亦受衷於天與我同類者也特不能克其利心以復其良心爾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為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已必消陽而後號咷也聖人曰汝至於此其勿號咷乎其終有凶而不可久長也乎庶其未至於此者尤可有改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夬之上六乎

終之一字最宜詳玩爻辭既云終有凶夫子又云終不可長戒之諄諄足以見聖人仁覆天下雖大惡未嘗有必絕之意蓋謂小人之道不可為也幸而苟免今日无凶後日必凶矣能速變革而從君子之道非但免凶吉可保也不能變革雖號咷无以為也故曰无用號咷革之上六而能革面順從无凶宜矣



伊川曰為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故為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伊川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以勿用取如是之女

白雲曰陰之方長女壯之象也自以一陰方長而陽道向消无畏五剛之志故獨以一柔遇之用壯之甚也是以不可取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即為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壯不同也柔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遇也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萬物章明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

白雲曰卦辭止於女壯勿用取女而已聖人懼學者止以女子之道而言姤故極天地明教化而言其義之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章剛中之臣非得中正之君則教化不能盛行姤之時義其大

如此

誠齋曰不以一柔五剛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剛相遇之可戒而廢天地君臣之相遇此易之貴乎變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伊川曰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施發命令之象也

誠齋曰天以風誥物后以命誥民

白雲曰先王者王者之事后則凡有君道者皆同之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馬氏曰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

注曰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謂九四也初六處遇之始以一柔而乘五剛體夫躁質得遇而合者也柔之為物不可以不牽女子之節不可以不貞故必繫於正應乃得貞吉也妄動則唯凶是見矣羸豕謂牝豕也以豶強而牝弱故謂之羸豕孚猶務躁也夫陰質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貞之陰失其所牽其為淫醜若羸豕之孚務躅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誠齋曰魚者衆漁之所利也衆漁求魚一漁先得魚者遇之之蚤也取之必有其器大則網織則笱然後有以包而舉之賓者他人之謂也

雷氏曰魚之為物制得其道則可得而有之民之象也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史記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近民者親近而愛養之之謂也

九四遠於初故有遠民之象九二近於初故有近民之象民舍九四而歸九二九二何愆哉

祖豫州不納後趙之民正墮羯胡之計中也包有魚不利賓識者不能无遺恨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

未牽也

伊川曰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其行次且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過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知懼而止則不至於大咎也

誠齋曰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為操所得而江東已為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為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

居則臀在下故困初六言臀行則臀在中故夬姤

三四言臀行未牽謂知懼而止不牽於求遇初六也象舉其行次且者省文耳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伊川曰四以不中正而失其民遠民者已遠之也為上者有以使之離也

白雲曰四與初應有魚當姤遇之時初六見九二先遇焉是九四失其正應故言无魚也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此无魚所以起凶蓋言凶之起自无魚始矣魚民也為上而不得其民能无凶乎四之與初非遠也而曰遠民者視二為遠耳他卦正應有間多為終吉獨姤之

時以遇為急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剥者陽之消剥極為復明亂中生治也夫者陰之消夫極為姤明治中生亂也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者未有夫而不姤者是以聖人兢兢業業常恐至於遯而至於否豫為之防而不敢慢也杞譬則賢也其木高其葉大可以包物者也瓜譬則民也雖可欲而潰必自內者也九五之君以九二之賢防民之潰故曰以杞包瓜有中正剛健之德而不自耀故曰含章且姤

之所以為姤一陰漸長羣陽消剥隕越者天也夫天人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志人謀也舍止也志不舍命謂盡其人謀不止委之於命也聖人遇一陰方長之時於九五剛中之君而設有隕之戒者乃履霜堅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義也

采漢上說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伊川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人之遠之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九處窮上

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
橫渠曰窮不知變吝之道也



坤下
兌上

伊川曰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
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
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

萃亨者萃聚之時自有亨義

明道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
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謝顯道錄

伊川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
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
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
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
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
獮能祭其性然也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
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
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
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蓋隨時之宜順
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
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功立事貴得

可爲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單氏曰王弼曰假至也渢曰萬物會聚之時王至
此然後可以有廟也故詩之魚麗言萬物盛多能
備禮而後可以告於神明者此時也故曰王假有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
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曰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
有无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白雲曰其道不順其情不悅則无萃聚之理剛中

而應九五也萃之主也非剛則不能爲衆聚之主
非中則不可爲主苟无其應又不能爲之主也是
以順以說爲物聚之理剛中而應爲能聚之道致
孝享者嘉會之時禮在所先也萃之致孝享亦以
身化天下也聚以正者見大人則聚以正道故爲
時利見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因時而可爲也
時則所謂天命也當可爲而爲所以順天命也然
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說順而已其道不
順則无由以聚其情不說則不能聚矣故天地萬
物之情既不過說順是以彖言可見也
雷氏曰天下萃聚之時萬物盛多足以備禮而又

得萬國之歡心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然後可以謂之有廟而致孝享孝經所謂天子之孝正謂此耳
 ○利有攸往者孔子所謂既庶矣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孟子所謂飽食煖衣不可逸居而无教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伊川曰除簡治也去弊惡也

白雲曰澤聚於地萃之象然天下之理順極者必逆說極者必怨聚極者必散乖爭陵犯莫不由此以生所以萃之時君子豫為之防除戎器而戒不虞也除謂除弊惡而新之
 子夏曰衆之聚也不可以无防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澆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與四誠信之應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舍應從類是有孚而不終者也有孚不終聚非其正是乃亂乃萃者也若能號呼專一固執其守不恤衆笑安於喪朋為貞往從正應以終有孚則无咎矣象云乃亂乃萃其志亂者非其志惑亂必无舍應亂萃之理

單氏曰一者所與專也握者所持固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注云禴殷春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

橫渠曰物思其聚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未孚而略禮則神怒而民怨

誠齋曰君臣之聚會始於相求終於相信臣固求君也然君之求臣亟於臣之求君也觀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六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孰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於初之道也及其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體豈復事於外飾哉中未變者蓋

六二所守之中道不以爲上所引而有所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雷氏曰萃之道見大人乃利而亨初萃於四二萃於五則三當萃上六也上六柔而失中非大人之道不可萃之者也比卦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萃而不得其人其能不歎惜乎故曰萃如嗟如見大人則利而亨不見大人則有害而已范增之萃項籍歎恨而无所利者也往无咎何也萃如嗟如而无攸利則可往求大人而萃之矣不可空歎嗟而无益也雖然三萃於上六正也上六不應而不可萃遂往而他適以求大人而萃之者非正也不得已也於義

不得无小吝故曰往无咎小吝陳平韓信去楚而適漢往无咎者也自三至五為巽四者公侯大臣之象五者君之象六三所以往而无咎者以上之九四九五巽而可入納已而不拒也若夫四與五无巽入之道拒已而不納其能往而无咎乎故象曰往无咎上巽也韓信所以得萃者蕭何高祖能納故也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伊川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伊川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眾而君臨之當正其位修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其位无咎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此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

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也所謂得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象舉爻止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性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疏曰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

伊川曰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

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齋咨而涕洟也齋咨咨嗟也人之絕之由已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惡絕不知所為則墮穫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狀也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墮穫躁撓甚至涕泣為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



坤上

伊川曰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中為地中生木木
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白雲曰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
德之升亦升也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
道是以元亨之理在焉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
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故
用見大人可以无憂而有慶也南為明方陽之位
也君之所也君子之類也故南征无不吉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
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伊川曰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
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者謂時當升也柔既
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
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
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
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
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
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及
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
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白雲曰柔道不升則沈潛无以自達所謂沈潛剛

克者亦柔以時升之義也巽有入之道坤有順之義二五剛中而應故可升而大亨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伊川曰順修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

白雲曰萬物之升其象則如地中生木也自毫末以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為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則逆德暴行未能升而困及之矣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吾斯之未能信未可升也自信矣而又信於人斯可升矣初居眾爻之下上无正應疑若難升然孚於中者人必孚近比于二故能與九二剛中之大臣合志同升於君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白雲曰書曰沈潛剛克故升之道亦以剛中而應而後大亨九二是也九二能以誠信之道孚於君乃利用禴无咎而有喜也必曰利用禴者事天地鬼神與事君其道一也

雷氏曰鬼神享德不享味

伊川曰澤及天下是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伊川曰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應援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

晦菴曰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伊川曰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

居近君之位在外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外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惟文王乎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頤卦下三爻養口體者也上三爻養德義者也升卦下三爻升其位者也上三爻升其德者也六五以柔居尊謙虛接下下有九二剛中之臣爲之應是得正而吉者也故曰貞吉升階者其德日新進退无已之義也羣賢並升君德日進何憂乎天下

之不治也故曰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伊川曰君子於真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以
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
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昏冥於升極上而
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



坎下
兌上

伊川曰為卦兌上坎下困者憊乏之義水居澤上
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又上六
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二陰之中皆陰柔掩於陽
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掩蔽窮困之時也

又曰困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伊川曰困而能亨且得真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
故能吉而无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白雲曰天下之時不同而所以處之之道不能一
也困為難處之時唯君子反諸其身以修其德不
繫於困否故不失其亨也大人之貞寬裕有容如
天地然何物足以困之是以吉而无咎以觀小人
匪正不能處困而凶咎必至也處困尚德而不尚
言雖君子之言人亦未之信况眾人乎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伊川曰：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掩蔽也。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以其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

誠齋曰：剛於中者，萬險不能墮其正，正於己者，千憂不能喪其說。鳥往而不亨乎？此大人之事故曰亨。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白雲曰：澤必資水而利萬物，澤无水則困而无以資物矣。

伊川曰：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墮獲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單氏曰：孔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所謂致命，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謂遂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三五十四
當困之時陰柔在下不能自立必求依於陽者也
四為正應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惡能濟人之
困猶株木之不能蔭覆于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
臀所以居也臀困於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
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謂初切比於二二有
剛中之才足以拯人之困宜為所從矣噫寒士之
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
大者不容於世矣雖獲苟免其於正道是下喬木
而入于幽谷也不覲謂不遇其所亨也三歲不覲
雖非終凶之辭與十年乃字者異矣幽不明也者
謂明則不至於是處困之道何如不失正義致命

遂志而已良非初六之所能也

取伊川說

南軒曰凡天下之遇困大則失節小則憂隕凡以不能剛中而已

單氏曰人之體行則以趾為下居則以臀為下初六困不能行而在下臀之象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伊川曰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

九二剛中之大人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特君臣未遇困于家食无酒食宴樂之奉而已朱紱王者之

服蔽膝也九五之君方將以同德來求利用亨祀者蓋言事君當盡誠無隱與事天事神明一也征凶无咎者謂舍是而進凶之道也復誰咎哉中有慶者以九二有剛中之德而獲際會之慶也君臣慶會則天下賴之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伊川曰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

安之主也

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曰不見其妻不祥也

白雲曰以進則非所困而困以退則非所據而據上下失自安之道雖有宮有妻將皆失之矣是以凶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金車二也剛以載者也徐徐者疑懼也志在於初而隔於二棄之則不能欲往則畏二故曰來徐徐

困于金車也困于九二而未能應初吝也有正應而不敢亟來以相應惟困之時為然九二剛中而載非犯已者也四疑而畏之耳是以雖吝而有終也九四雖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初六言三歲不覲以見雖久而得合非若終凶者也與九四有終之義相符

集注并粹言單氏

九四劓刑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白雲曰困之象上下皆揜於陰在常人處之受其困而已在有為之君必思所以去之是以有用刑之象劓刑者上下皆刑之也刑小人而去之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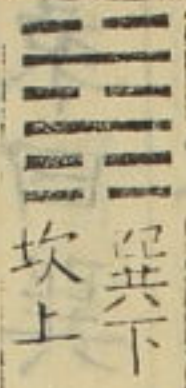
進君子故九五劓刑以困於赤紱故也赤紱君子之服也病君子之不進故刑小人也君子進則善者勸而不仁者遠何困之有且君子難進易退不求而致之不可得也故九五患赤紱之不進而九二有朱紱方來之辭以見九五之求之也九二中直之臣至而後有說故曰乃徐有說必曰紱者紱蔽膝也與黃裳之義同取其謙下之道也九二以謙而不敢自進九五以謙而下求之故皆曰紱也君臣相與至誠而已其道雖鬼神可交況於人乎故以九二事君之道用於享祀則利用享祀矣以九五下賢之道用于祭祀則利用祭祀矣此亦見

其君臣同於至誠之德用於人用於神皆可也如是則天下其有不治者哉志未得者非樂於用刑也君子未進人君志未得之初不得已而剗刑之也受福者與孔子祭則受福之義同蓋是道也用於君子則必得賢用於鬼神則必受福人神雖不同其交感之道則一而已

上下三陰受剗刑者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葛藟纏糾之象臲臲不安之貌困于葛藟謂牽於六三之柔于臲臲謂乘乎九五之剛柔不可牽舍

之可也剛不可乘去之可也上六柔懦之過若計曰動則恐有悔遂不動乃所以有悔曰征吉謂吉在乎行也諸卦上極多不以征此困時也困終有出困之義征則免困矣是以征吉 集臨川伊川語



伊川曰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之為物可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

三五十一
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
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
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
之道也汔幾也繙綆也井以濟用爲功繙幾至水
而不能上水亦與未下繙于井同也羸敗其瓶其
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 取伊川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
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
凶也

伊川曰巽入于水而上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无
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
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如是卦
之才與義合也

雷氏曰城邑屋廬可以遷改井則可塞而不可改
也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身可殺而志不可改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用此道也
不剛中者能如是乎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
也言井所以能不改者以二五剛中故也若小人
柔佞隨世俯仰希合苟容者其能不改其操乎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伊川曰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
之施也

誠齋曰水下有木汲器之入也木上有水汲器之出也汲器入而水德行汲器出而水功著此井之象也勞之賚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德勸之相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功勞賚與也勸相助也水言與器言助有水无器井能自活斯人乎故汲引之功不下於冽泉勸相之惠不隘於勞賚

晦菴曰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

初六井泥乃計反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注曰久井沈滯滓穢不見潔治一時所共棄舍也伊川曰一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

所不食也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見其才弱无援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

白雲曰人之一性不能自修偽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有及物之功乎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伊川曰二雖陽剛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此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澗谷之水旁出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下就污泥注於鮒而已鮒井泥中微物耳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

是以无濟用之功

誠齋曰初六陰潛而細微有小人之資有蛙鮒之象二既下比小人則上之君子无我與者矣上无我與則上无我汲者矣子常信无極而國皆怨子馮暱八人者而君不安谷漏下注甕敝亦下注皆不上出之義

許慎云甕汲瓶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伊川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

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至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其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過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臣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爻云心惻而象云求以見九三之志切於行也

誠齋曰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君子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故微明揚

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
說巖野之胥靡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白雲曰九三有才而未得其時故有求王明之辭
六四近中正之君非无其時矣而其才不能濟物
雖然能自修治則无過矣未為失也易之言无咎
於有疑之爻多言之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
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
之爻也九三雖未至吉知其无咎矣六四之才疑
於有咎故明言无咎以別之聖人之意或見於有
言或見於无言是以人難得之也

張君

誠齋曰甃者甃而修之也井之不修井之咎也修
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
之不修足以憂孔子學不能行足以病子貢
修井者閑邪存誠之謂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誠齋曰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猶泉
以甘潔清寒之德為一井之主天下之人酌而飲
之若渴者之於井也孰能禦之泉而不冽不寒君
而不中不正人有吐井泥羞汚君而去之耳故傳
說非其后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君天下者可不
懼哉

上六井收詩救反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白雲曰井无他道特以上出為功用耳故至上六
 為功用大成而元吉也收者功之成也勿以成功
 而遂吝其博施濟眾之德故云勿幕戒其勿幕所
 以終井道也其功既成其施愈博天下信之是以
 元吉象言元吉在上者非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
 上而成盡元吉之道也



伊川曰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
 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
 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

上相就而相克相滅息者也所以為革也又二女
 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故為革
 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者救時之弊也已日者已可革之時也先時而
 革則人疑而罔孚故已日乃孚易窮則變變則通
 凡欲變革論其時則有曰時未可革有曰時已可
 革已日者即事已窮俗已厭不可不革之時也元
 亨利貞者謂窮則變固有大通之道而利於不失
 正也正則其悔亡矣白雲曰凡欲革者皆以有悔
 革而當其悔乃亡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
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
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
之時大矣哉

文明以說者文明則禮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
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
得貞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
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
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天地之運寒暑變革則
四時成湯武改革夏殷之命亦不過順乎天理以
應人心耳是皆已窮而後革之義也當革與否不

可違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

取伊川說

龜山曰或問成湯放桀曰予有慙德何也曰橫渠
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
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
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
欲哉成湯之事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
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
天下安能无愧乎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伊川曰水火相息為革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
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

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
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也

雷氏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

水火之相滅息猶四時寒暑相承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革乃事之大者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而後
動可以无悔初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
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以才則剛而
不中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爲鞏固也黃中色牛順
物六二文明之主有中順之德與九五剛中之大
人相應乃伊呂之佐湯武也初切與之比焉於將

革之時能順承六二中順之道固執而不變不敢
妄動則庶乎因之而有成矣湯武之興也所會之

國或三千或八百初九九三之謂歟

兼采伊川語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
也

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孚後時不行則失時而有
咎已日乃革之謂已當可革之時乃宜革之也漢
上朱氏曰變動貴乎適時趨舍在乎機會二當可
革濡滯而不行於革道安得无咎征吉无咎者以
行有嘉也伊川云六二柔順中正文明之主上有
陽剛之君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

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逆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善者也非伊呂不足以當之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諸侯之象也剛而過中而當可革之時不度德不量力以之自往將有所革則取凶必矣聖人戒之曰汝當堅貞自守嘗懷惕厲待其公論皆同上下信之以之佐湯武而興焉則可也象云又何之矣謂舍湯武而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以九居四悔也能信於上其悔乃亡

雷氏曰春秋傳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君出命而臣行之常也然革者欲其當而已苟君命有不當而改之以從義可也若夫君謂可者可之君謂否者否之阿諛苟從不能改命而從義則欲革而當不可得也雖然臣之事君信而後諫人君信已之志而不疑然後改命而吉苟上未信其志而遂改上命則戮辱之道矣其能吉乎故曰有孚改命吉而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蓋上可以匡正其君而下不至於失身易之中道也漢武帝命汲黯視河內火黯乃擅發倉以賑飢民而帝不之罪信黯之志忠國而愛民故也使人君知此而得

骨鯁之臣以輔之則命令無不當矣

潘氏曰居大臣之位為上所信事所當革雖有君命猶將改之塗詔批勅是也未信而諫則不可故有孚則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伊川曰龍虎大人之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

橫渠曰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

白雲曰湯征自葛而天下信之豈大人虎變未占

有孚之道歟

雷氏曰九五剛健中正大人也處革之時而得尊位大人之通其變而革天下之弊者也大人者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順天下之民由義以革天下之事使天下煥乎其有文章則不怒而威不言而信矣故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夫占所以決疑不疑何占大人之革則天下莫不信之矣何待於占而後孚哉此所以未占有孚也虎義獸也文章煥炳而有不怒之威故稱大人虎變而象以為其文炳也湯武革命周公制禮作樂至於郁郁乎文哉虎變之象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君子隨大人而變者也

伊川曰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變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今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之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既革而當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為六戒乎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



伊川曰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取其象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中實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燃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義

鼎元吉亨

疏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後鑄金而為此器以供烹飪之用然制度必須當理而後可以變故成新故先元吉而後乃亨也

白雲曰易以器名卦者井鼎二卦而已聖人名卦必以道獨二卦以器者以明道器皆一也由道可

見器由器可推道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伊川曰鼎之爲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享上帝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下體巽爲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爲耳目聰明之象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誠齋曰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鼎之形也以列足而載一腹以一鉉而貫耦耳非鼎之形乎六爻畫而鼎之形以具二卦合而鼎之用以行以巽之木

入離之火而烹飪之用著矣古者聖人之制鼎豈自奉口體而已哉有鼎之用有鼎之德享上帝養聖賢乃其用也體巽之順以順於義理體離之明以達其視聽體六五之柔中以應剛陽之聖賢乃其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焉往而不大亨乎故曰是以元亨且夫革去故鼎取新去故取新何獨鼎哉食者生民之大本鼎者火化之元勳革鴻荒而新萬法孰爲革故取新之初乎孰有大於革茹毛爲火化之初乎一初旣立而萬法類從矣龔氏曰易以井言德性以鼎名才器德性在已无俟乎外而足也故窮不損達不加猶井之无喪无

得也才器有小大在人之所思猶鼎之有大小各隨其量而有所受也

劉氏曰得中而應乎剛者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之剛乃能用賢也柔得尊位卑巽以下賢是以致元亨也人君卑巽以下賢則賢者樂告以善道而聞見日廣故耳目聰明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伊川曰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以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反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六在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凡物顛趾皆悖也惟鼎之用必初顛趾利於出敗惡以致潔新故在鼎獨為未悖也去故而納新寫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大臣屈體來求在下之人以尊卑之禮言之亦悖也以其人其才足以載物其德足以養民雖降尊屈體以求之何悖之有以九居四處不當位力小任重必有覆餗之凶能求在下之賢進之於君厝天下於

鼎定之安不失亨。鈺之道上可以享上帝，下可以及萬民。在己可以長守富貴，又豈有折足形渥之凶乎？以家譬之，五夫也，四妻也。六在下，卑巽妾之象也。四以才不足而覆公餗，猶妻无子致夫无後也。妾固賤也，求之悖也，求之以其子也，子足以奉祭祀，承先祖，亦未悖之道也。故曰无咎，以從貴者，否惡為賤而潔新為貴，在下之人為賤才德為貴，妾為賤而子為貴也。或曰：凡卦以六居下者皆言无才而子方之有才，以九居四其體剛也，而子方之為妻无乃不可乎？曰：易无體也。他卦以初六為无才常也，在鼎之初則取出否，取新之義而為亨。

鈺之用初不計九之與六也。他卦以九四為體剛，在鼎則位為重，以位言之則四之於五，臣之於君也。妻之於夫也。故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或者曰：以九居四云非正位，聞之舊矣。今以六居下，雖取初義以位言之，正乎？曰：鼎象也，下趾也。以象言之，分而在下，乃趾之位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伊川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與五相應。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

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就之矣所以吉而終无過尤也慎之慎所往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

下孟

塞

悉則

雉膏不食方雨虧悔

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初鼎之足五鼎之耳上鼎之鉉三陽鼎之腹雉膏鼎實之美者也九三以剛正之才宜為六五文明之君所信任以九四阻之於前而六五改之於上也五之意改則三之行塞矣是有雉膏而不見食也魯平公見孟子者樂克啓之也不見孟子臧倉

沮而改之也雖然六五明主也九四其能終改之乎五與三方將和合三雖有不足之悔終當獲吉也六五豈終不食九三之雉膏也哉失其義者謂君臣之義為九四所間而相失於始也集伊川誠齋說九四鼎折之舌足覆公餗其形渥於角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矣四明不足而剛不中在下雖有可用之賢為之應以明不足則不知其為可用也不達顛趾從貴之義也就使知之以剛

不中則固守尊卑之常分而不肯降尊屈體以求之也德薄而處崇高之位力少而任天下之重未有不致禍敗者故曰鮮不及矣猶鼎折足而覆其公上之餽也鍊鼎實也不求賢哲與之同事至於敗覆乃不勝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被汗也信如何者謂少任重之理信當如何言必至於敗覆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童溪曰六五之有取於金鉉云者蓋謂以虛而受實體柔而納剛以六五之中虛而能來上九剛實之助此黃耳之得金鉉也以是爲正非所利歟故曰利貞然則人君欲受人之實而以爲己之實也

非有所謂中虛之德則不可故象又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他卦以初上爲无位而不當用唯鼎以象言取新在初舉措在上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在五指上九爲金鉉五文明虛中故能納上九陽剛之才以實其中虛故能受蓋陽實而陰虛也上本金鉉而在爻云玉鉉者何哉恐剛極而爲之戒也剛柔中節則大吉而无不利也君之用臣惟恐不盡其剛直故五利金鉉臣之事君欲其盡禮而剛柔有節故上利玉鉉

三百五十六
震下
震上

伊川曰震之為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

震亨震來虩虩許逆反笑言啞啞烏客反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白雲曰天下之理不動則不亨故天地萬物待震而後亨也

注曰虩虩恐懼貌

伊川曰當震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虩虩然也處

震如是則乃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和適之貌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也載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裸以求神薦牲而祈饗盡其誠敬之心則雖動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白雲曰震來虩虩因恐懼而致福也笑言啞啞和適而未嘗失則也驚遠懼邇言震之大遠近皆及之也以內外重震故有遠邇大震之象遠邇大震而能不喪七鬯此其所以可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疏出謂君出巡狩等事君出則長子留守宗廟社稷攝祭主之禮事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伊川曰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心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几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李博士曰詩美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天下喜

於王化復行知恐懼而不能自修省則見於聲音顏色之間而已非所以為恐懼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誠齋曰有則者喜而不失節也

雷氏曰雖恐懼可以致福然早知戒懼乃能致福苟不早知戒懼禍患既生雖欲戒之无及矣故於初九言之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博蓋反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

震來厲乘剛也

二六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九震

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
 既猛則已處危矣億大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
 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
 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量勢巽避守其中正雖大
 喪貝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
 以已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遠自守處震之
 大方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
 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
 常故云七日得 取伊川說

震之六二其太王避狄之事乎億大也石氏曰億
 十萬之數大之義也○億改訓大當作或問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伊川曰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
 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
 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若因震懼而能
 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動以就正
 為善

誠齋曰六三以柔懦之才逢震擾之世居下卦之
 上非位之不當乎蘇蘇懼之至也辭去其位以讓
 賢者可以无眚

九四震遂泥 乃計反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剛居洊雷之初可以復震者也以處柔失剛健之

道居四无中正之德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
 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陷泥而不能自奮豈有
 光亨之道哉遂者无反之意未者非必之辭集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則震極來則乘剛是往來皆厲所行危也億大
 也震驚之際能不自失而大无喪者以其事在中
 也中謂心也事者誠敬之謂六五為一卦之主即
 柔所謂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者也

上六震索索

桑落反

視矍矍

俱縛反

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

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

畏鄰戒也

上居震極中无所守索索謂志氣殫索不存之狀
 也矍矍謂瞻視徬徨而不安也處震之道貴乎恐
 懼修省而戒其惶怖失據驚擾妄動故曰征凶震
 驚之來方及其鄰而未及其身能畏懼而戒備之
 則可无咎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當震動之時
 六居震之上始為動之首今獨畏鄰戒而不動同
 動者不得无怨對之言上所以獨能不動者以柔
 不固守震終知變故也爻云征凶謂妄動則必凶
 也象云雖凶无咎謂畏鄰戒而不動設使雖或有
 凶則於義亦无咎也集粹言

三百八十
艮上
艮下

伊川曰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矣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為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伊川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背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

身也謂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老子云人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其亦艮其背之義乎

白雲曰艮止之義最為近道而知之行之者鮮且天下之欲无窮而人每患於不能止者蓋不知无欲之地而止之也止於无欲之地所謂艮其背也人之有目欲於色者也耳欲於聲者也口欲於味者也鼻欲於臭者也至於背則无見无知故无欲常與物背馳而不相向使欲无自而生故得安於止之道一身且不獲况外物乎内欲不動則外

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也不見其人忘人也忘我者在止之止也忘人者在行之止也
 内外兼止則人欲自滅而天理固存
 是以无咎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良其背之
 義乎自一身言之庭與四海皆一也

此段多是兼山語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明道曰八元有善而選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

伊川曰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體

篤實有光明之義所謂當止之所也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為良其背止之義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能以能止能止則无咎
 白雲曰夫止有止之止有行之止行止之間又有時焉蓋行止係乎時不係乎止也止所以應行止者也時所以為行止者也是則艮止之止在我而行止之止在彼矣行止為時則艮止為道故彖言

時止則止又曰艮其止兼明有二義也且艮之道
時方止則止其止時方行則行其行行止在時艮
止在此在時者不可必在此者可必不在此之
必而易時之不可必則止道盡矣子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是皆以止道應時者也莊子靈龜曳尾塗中之說
是為知止而不行有我廢時者也欲孰甚焉孔子
所以毋必者止其欲也莊子不知不必之可止欲
必其生之樂是失時止時行之義止无他義知其
所而止之耳

艮之止中庸之中是或一道

南軒曰初六艮其趾未失正也六二艮其腓不拯
其隨其心不快此言慾心之動不能制也腓隨身
者也心者四體之所聽命者也於腓若不救其隨
而任所之焉則心終不寧矣故曰不拯其隨未退
聽也九三艮其限列其夤者勇於止而未能循堙
適宜者也六四艮其身者大學所謂知止於其所
當止者也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者記所謂口
容止語所謂時然後言繫辭所謂吉人之辭寡者
也上九敦艮吉者居之安者也八卦之終惟艮為
吉乾亢坤疑坎陷離暴巽極則失兌極則志流震
極則索則凶艮獨以吉終何也繫辭曰吉凶悔吝

生乎動者也動則獲凶常多得吉常少靜而知止何咎之有聖人所以洗心退藏於密其至矣哉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伊川曰上下皆山故為兼山此而并彼為兼謂重復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白雲曰趾初象也凡動之先莫先於趾止於動之先則易止既動之後不能无得失也利永貞者利

在久於其道而固守之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不知利永貞者也象言未失正者止於未動之先未有失正之事也小畜於復自道言吉復於不遠復言元吉艮之初六有過於二者而不言吉蓋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二卦之復雖與止相近然有失而能止則謂之復凡言復皆先失後得復則吉不復則凶吉凶可得而言也然世多以吉為過於无咎是不知吉與无咎自為二道論有為則莫善於吉論守道則无咎為大是以易辭或言吉或言无咎或吉而无咎或凶而无咎不可同也

三五七
學易說下經卷五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白雲曰腓膺腸也

伊川曰二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爲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于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已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

誠齋曰六二中正雖不得已而隨亦未肯聽也故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注曰夤脅也

白雲曰不能止之於初至於三則難矣九三用剛有力止之象猶大畜說輓之道也限所以制內外也內欲不出外境不入所謂艮其限也亦猶列身之夤而制左右也厲薰心者常以危亡之憂薰爍其心使不忘也所謂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也曰薰者與詩憂心如薰同意凡此者皆以九三之失於不早辨故心極於用力以限止之方之初六則

甚難矣然艮止之道行无不善是以六爻終无凶
危特有難易之別也

誠齋曰限闕也九三奇而橫有門限之象艮為門

闕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四大臣之位當艮止之時上以止人君之邪心下
以止天下之不善乃其任也柔而失中其所輔之
君又无陽剛之德亦安能大有為乎惟止於其身
不失正能无咎而已在上位而僅能獨善其身豈
足稱大臣之位也哉集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白雲曰六五君位一卦之主蓋主天下之止者也
天下命令之所由出可不慎乎故艮其輔言有序
而後悔亡也輔頰車也言之所出也有序中節也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有序者
固如此也是以其悔可亡惟中正之君故能慎而
止之如此庸主忽其言故天下亦共違之也觀舜
命九官則知艮其輔言有序之道而商紂謂已有
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无益謂暴无傷蓋有間矣
豈孔子所謂喪邦之言哉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伊川曰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

止之至堅篤者也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
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
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巽下

伊川曰漸者進也進以序為漸今人以緩進為漸
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

漸女歸吉利貞

白雲曰漸之進不速而不已也天地之道皆有漸
況人乎舉人道而言之則進之漸者无若女之歸
也女歸不以漸則奔也漸則為歸速則為奔故女
歸以漸為吉也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无不吉

也利貞者女歸之道正也固守之无不利矣然聖
人制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節其禮
為尤備是以知其漸也鴻之進也有于于磐于
木于陸之漸豈不由女歸之禮乎故卦辭言女歸
而爻明鴻漸一也

伊川曰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乾坤之變為巽艮
巽艮重而為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
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
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
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
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

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
 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
 以女歸為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諸卦多有利貞
 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有其
 事必貞乃得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
 謂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
 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
 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
 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此貞正也蓋其
 固有非設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蓋亨
 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
 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伊川曰男女萬事之先也故天下之事進必以漸
 者莫如女歸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以正道
 而進可以正邦國至於天下也凡進於事進於德
 進於位皆當以正也上云進得位往有功統言陰
 陽得位是以進而有功復云其位剛得中所謂位
 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
 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艮止為
 安靜之象巽為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
 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

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內不止則非漸之道外不巽則非進之道止而巽
漸進者也蓋其進銳者其退速以漸而進則動不
窮矣 單氏說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乃其進有
序所以為漸也君子體之選賢德者居位以善民
俗謂教養之使民漸進於善也 集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
无咎也

鴻雲飛水宿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為

漸也干水湄漸于干自下而上將飛之時也乃君
子出潜離隱仕進之初也小子厲有言謂未免小
人有誘毀之言也何哉蓋正人乃邪人之所惡智
者乃愚者之所憎故曰女无美惡入宮見妒士无賢
不肖入朝見嫉始進而人有言何足怪哉傳曰禮
義不愆胡恤乎人言故曰義无咎也 集

白雲曰易以象言之則一卦一爻之內天地萬物
无不具焉聖人或取諸身或取諸物獨舉其一以
言之耳理不能盡也如艮則取諸身漸則取諸鴻
非艮之象不在物而漸之象不在人也故卦言女
歸彖言進位爻言鴻漸互相發明无嫌於不同也

世之論象者率拘於說卦已言之象其所不言者不能明也況六十四卦之象古人未嘗明言之且震為龍而乾稱龍乾為馬而坤稱馬坤為牛而離稱牛皆非說卦之象八卦无鴻而漸稱鴻故知易之取象天地萬物无不具聖人亦不能盡言姑舉八卦之略使後世知所謂象者如此貴夫觸類而長之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白雲曰磐石之可安者自干而磐已獲安矣飲食衎衎蓋君臣相遇安而和樂也與詩所謂嘉賓式

燕以衎同意漸進之道見於得君之祿安樂飲食雖小子亦无危厲之言是以吉也不素飽者不素餐之謂也

伊川曰君子漸進於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豈空飽飲食而已

雷氏曰初六在下而上不應故危六二得位而上應之故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高平曰陸平原也自水而至於磐至於陸進之已

遠也若或不能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
 征行也復反也謂不反顧義理也四非應而犯之
 雖孚不育蓋非其道如是則凶矣三之所利在於
 禦寇非理而不至者寇也謂四也守正以閑邪所
 謂禦寇也離羣醜者舍初二同體而進也順相保
 者初二陰柔順九三之相保也禦寇所以保其類
 也蒙上九漸九三皆利禦寇蓋艮有止禦之象為
 門闕為閤寺為狗皆止禦之象也

六四鴻漸於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
 巽也

伊川曰四以陰柔進據陽剛之上其處本危或能

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
 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
 棲四居正而巽順乃得桷也求安之道若其義順
 正其處卑巽无咎而安矣
 雷氏曰鴻雖不能握木或得方平之木如桷然亦
 可止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
 之勝吉得所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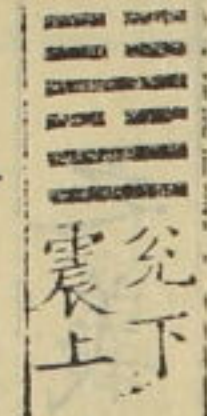
誠齋曰五欲親二而九三在旁以間之如蒯通之
 說韓信二欲親五而六四近上以間之如管蔡之
 毀周公此其所以婦三歲不孕也惟君臣皆有中

正之德故終不為基音忌間之所勝而底於吉而得所願也君之志願得則豈惟位之高如丘陵哉功業之高亦如丘陵矣雖然豈一日之致哉亦三歲之漸而至也漸于陵非進於位之漸也進於功業之漸也故文皇之治不見於正觀之初而見於三年之後開元元和亦然君臣遇合之艱成就之不易也如此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鴻漸于陵已高矣又升而至於上窮而不知反則亢故有反退之義蓋鴻之飛進退相為用也无退

則无進之漸一進一退其動不窮進退有度不失其時不可亂也故其羽可用為儀吉言人可表儀而師法也僕嘗詢諸捕鴻者曰鴻之飛一息數百里朝食於此莫必還宿於此一進一退不可亂也捕鴻者說大與聖人意合以此知聖人於天地萬物之理何所不通乎取漢上



兌下
震上

伊川曰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為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皆曰咸恒漸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恒居室之常道

也漸女歸之正也歸妹女之嫁歸也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者女之嫁也妹言少女也征凶諸爻之位皆不當也不正而行則凶矣无攸利乘剛也六三六五皆乘剛是女乘於男婦陵於夫牝雞之晨矣何所利哉

白雲曰王輔嗣以歸妹為娣媵故其言曰雖與長

男交嫁而係娣是以說也孔氏因之曰以妹從娣而嫁謂之歸妹誤矣娣媵謂之媵非歸也孔子言天地之大義謂夫婦也娣媵豈能具此義哉諸爻言娣義自不同輔嗣以初九有歸妹以娣之辭故誤以妹為娣媵耳六五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孔子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以見妹稱君而娣為媵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漢上曰說少女者人之情慕少艾也婚姻之禮陰

陽交際天地之大義也以柔乘剛其柔日長剛為柔所乘其剛日消夫弱婦強不能正室三不利於內四不利於外故曰无攸利

伊川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生生相續之道前者有終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說以動以二體言也男說而動以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三五皆乘剛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常理也如恒

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唯說是動則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淫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征凶也
白雲曰長男以所歸者妹遂說以動則不以德矣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震於澤上澤隨而動是天將雨而惠澤及物之象也君子體此主利萬物而期於永終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人情之常也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其晚節末路之難也周宣王中興之賢君鴻鴈之後詩人有黃鳥之刺唐太宗創業之英主貞觀之末魏徵有十漸之譏況其下者乎有始有卒

惟聖人能之故孔子以永終知敝為戒知敝者知不克終之敝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吉相承也

伊川曰陽剛在婦人為賢貞之德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白雲曰初在下賤之位也上无正應无所歸焉娣之象也自无所歸因人之歸而為娣媵故言歸妹以娣也

劉氏曰居下而處說上承九二有承助女君之象故吉以恒者娣媵古之常道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白雲曰九二剛中賢女也長男說少女而動則夫之非賢可知矣女從男者也夫之不賢女不能制也一賢一愚眇之象也眇而能視以見九二之獨賢也然夫之不賢豈可變常而從之哉守其幽獨之操不為不賢之人奪其志可謂女子之貞者矣斯其所以為利也

伊川曰利言宜於如是之貞非才不足而戒也
劉氏曰九二剛中女之賢者也上應六五之陰暗

是女賢而配不良也婦人无遂事雖賢何所能為猶眇者之能視又何足以言明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三與四上下无應故俱有須待之義而其德不同

九四體剛而用柔體剛則堅貞而有守用柔則合

婦人之道故能有待而行也六三體柔而用剛體

柔則无堅貞之德用剛則躁進失婦之道故不能

須待反其歸妹之義而從娣媵之事也象云未當

者蓋言處之不當也括上句者省文耳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伊川曰陽剛在女子為正德處柔乃婦人之道无

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

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為

有待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白雲曰行如詩言女子有行是也又以見所以愆

期者在我有所待非人不求之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

伊川曰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為

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

百十六
王順
姻之禮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故易中陰
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
歸唯謙降以從禮不事容飾以說於人也衣袂所
以為容飾也以帝乙歸妹之道尚禮而不尚飾故
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
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
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
尊高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
道也

白雲曰王姬下嫁不如其娣之袂良猶謙下而无
嫉妬之心蓋樛木逮下之義也

漢上曰如是則善矣良至善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
實承虛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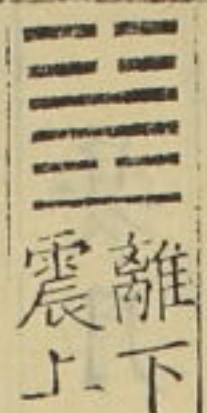
上震體震為長男士之象也三兌體少女之象也
上六居一卦之終與三不相應是士女約婚而不
終者也未嫁曰女未娶曰士筐所以載實承筐无
實失婦道也血祭盛氣也刲刺也親割牲而无血
失夫道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者以夫
不能承祭祀也夫不夫婦不婦何所利哉
采晦菴
輩說

學易記下經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學易記下經卷第六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亨者豐盈盛大之時自有亨之義也王假之者天下歸往謂之王假至也非天下歸之曷以致此為人君者於是時其喜乎其憂乎曰此庸君之所喜而賢主之所憂也然則徒憂乎作易之聖人為之戒曰勿徒憂也宜如日之方中廣照天下而无私无蔽也

南軒曰已无暗德下无隱情使天下曉然莫得以藏慝而蓄姦則豐可守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以二體言也非明无以照非
動无以行明動相資故能致豐大也王假之尚大
也者謂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勿
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者言守豐雖可憂然不可
以徒憂也宜如日之方中廣照天下而无徧蔽也
伊川曰致豐雖難而守豐尤為難日中盛極則必
昃月既盈滿則有蝕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
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

亦隨時進退也聖人於豐盛之時而為此誠欲其
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

劉氏曰天地盈虛謂陰陽之氣也陽氣自子而息
漸長而至於盈自午而漸消衰而至於虛陰則反
是此一節蓋言豐盛之不可常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伊川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離明也照察之象
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
致刑者以威其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象以折
獄致刑也

橫渠曰盛明如天大之至也動於上而明於下故

折獄致刑民不惑矣

折獄者謂斷決其獄辭子路之片言折獄謂片言可使罪人服致刑者謂致之於刑也

白雲曰噬嗑動以求明方動而有明有不明故明罰勅法以申戒之豐既明而後動則无疑矣故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伊川曰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

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已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往而相從則能成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己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

白雲曰初以四為配主四以初為夷主迭自為賓

而莫適為主斯无過旬之災也

潘氏曰其應在四配也均為陽剛旬也明動相資雖均无咎然二剛相遇可往不可過也

六二豐其蔀音部日中見賢遍反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

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明動相資乃能成豐六二文明中正以所應不足與不能成其豐大之功六五柔闇之君也无咎上六猶闇況加以上六掩之乎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五君位日之象也斗陰象晝不應見今日中盛明之時而斗星見者日闇故也君既昏闇必无能下求於己己若往求之反得疑猜

陳心甫

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

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

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

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為吉也

取伊川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伊川曰沛字古有作旆字者王輔嗣以為幡幔則是旆也幡幔圍蔽於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蔀

通志堂

通志堂

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沫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沫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沫者也賢知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无可賴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无咎謂无所歸咎也

荆公曰肱輔上體者也九三遇豐之時有可大事之才而上六不可以有為故曰折其右肱无咎雷氏曰左手足不如右強折其右肱无可用之力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伊川曰四雖陽剛為動之主然遇陰暗柔弱之君豈能致豐大也夷主其等夷也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哉故吉也

白雲曰初四迭自為賓惟足於明者知求動以為主居於動者知求明以為主象言位不當者非中正也遇其夷主則行斯吉矣

誠齋曰居近君之地處動卦之初有陽剛之德此亦君子之剛而有為者也其如上六之小人揜六五之暗主而不可以有為乎六二中正大臣且不

能發其蔽而啓其明也而況九四乎然猶幸其下有初九之賢來主於我而我爲之主吾道其庶幾可行乎故吉曰夷主者同德相應而爲等夷也曰位不當者以陽居陰也九四高則顏辭由司城貞子次亦不失爲魏無知常何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伊川曰五以陰柔之才爲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可以有福慶及於天下復得名譽之美所謂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矣

龔氏曰易有含章有來章含章者有待而發也來章者資諸物而爲用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苦激反其无人三歲不覲

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自古陰邪小人蒙蔽其君之明者何君明則必憂危亡親君子則小人踈斥矣故內臣仇士良教其徒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危懼則吾輩踈斥矣此叔世之小人傳心術之祕於其徒也聖人於易逆發其心之至隱而

曉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揜君之明欲豐乎己之屋而專天寵者適所揜其家而空其居也故曰窮大者必失其居三歲不覲凶者謂自此三歲其家无復有人跡也凶莫大焉天際翔者謂若天飛也自藏者謂自取滅亡之旤也西山真氏論曰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則未然也夫人主親賢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皆得所況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乎反之則天下亂昆蟲草木亦皆失所況左右之臣其有得其所乎秦室危而斯高僂漢業壞而張趙誅士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為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无自保之理然士良之言自

古姦臣之所未道為人主者宜寫此一通置之座側必近儒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不能惑姦佞不能蔽矣否則未有不為士良輩所愚者

兼采誠齋



艮下
離上

伊川曰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為不處之象故為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

旅小亨旅貞吉

伊川曰如卦之才以小亨得旅之真正而吉也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曰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於上下之剛

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處旅之道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

雷氏曰去父母之國旅寄於他邦太剛則人所不容太柔則已无以立故貴乎得中

漢上曰君子為旅擇其君之明者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止而麗乎明之道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雷氏曰山有火則燎草木勢不久留

伊川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誠齋曰刑不明則冤故欲明過則明察故欲謹過謹則滯故欲不留艮止故謹火行故不留而明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伊川曰六以陰柔在於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

三五九
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
災咎也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為
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
為大臣之位者異矣志意窮迫自取災也災告對
言則有分獨言則謂災患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
尤也

伊川曰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眾與之中正
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次
舍旅所暫安之所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
也得就次舍懷畜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

也終无尤悔矣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
也

白雲曰旅幾於困者也不得其安則困不得其資
則困不得其助則困今安即其次懷其資又得童
僕之助則處旅之善者矣童僕以助上為正得其
貞則得其助矣終何尤哉六二柔順中正故其善
處如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伊川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
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

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

次乃旅人之傳舍可以暫安非可久之所也處者旅人可安可久之所也資謂資財斧謂器用九四當羈旅之時以陽居陰雖得其處與其資斧而未得正位以行其志故其心有所未快也君子之快

何如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其此文之義乎或曰先儒皆以次重於處子獨以為處安於次何也曰春秋云師次師卦云左次俱非久義或出或處擇不處仁皆久安之義也禾白雲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伊川曰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於文明之道也

誠齋曰六五王者之蒙塵而在旅者也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其旅之六五乎故有德則少康宣王自旅人而為天子无德則太康厲王自天子而為旅人有天下者可不懼乎上逮謂上達乎天也離為雉戈兵故曰射雉一矢亡

白雲曰終以譽命者終譽以致天命也譽在人者也命在天者也天聽自我民聽上逮者其道登聞於天也蓋言人君修德於身終致文明之盛下得百姓之心而上受天命也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而言令聞不已蓋未有不得於人而能受命者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伊川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故取鳥象在離上為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在旅之時謙降和柔乃可自保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不自聞之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故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

雷氏曰鳥巢高而危者也故為上九之象以王烈之賢尚不能安遼東況其下者乎



巽下
巽上

伊川曰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為巽也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曰巽與兌皆剛中正巽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晦菴曰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利有攸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

又曰利見大人

劉氏曰以陽下陰為謙有功而不德者也以陰順陽為巽直自卑巽而已其亨亦小矣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申命之義也申亦重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一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故能小亨也巽順之道无往不入故利有攸往然必知所從能巽順於二五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為利故利見大人也

取伊川
通志堂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伊川曰兩風相從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

漢上曰巽為風風者天之號令故巽為命內巽者命之始也外巽者巽而達乎外申前之命也申命義叔再命之也

白雲曰君子之德風也易於巽主教命猶詩言風也故觀則省方觀民設教姤則施命告四方蠱則振民育德皆主巽而言也由是觀之則巽之命可順之命也命或不可順而欲以剛強知亦難矣哉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

貞志治也

初以柔居下為巽之主過於卑巽故有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剛貞立其志而濟其所不及則得其宜矣故孔子語冉求以聞斯行諸取晦菴說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巽在牀下過於巽也過巽者固非聖人之中道然當巽之時特為九二體剛恐不能巽而戒也亦猶夫子之荅子路曰有父兄在知之何其聞斯行之戒之過期於得中者惟施之於九二則可不然殆且過矣雖然巽順之道誠則為謙為恭不誠則諂

矣祝史巫覡通誠意於神明者也以之事上以之
 接物異而誠若用史巫而交神明焉如是則獲紛
 若之吉而无咎矣爻恐剛不能異故以過異之言
 戒之象恐過異而失中遂期以得中之言使之知
 節也紛若之吉猶詩言百祿是荷降福穰穰言其
 多也

九三頌異吝象曰頌異之吝志窮也

以陽剛在下體之上而不得中居巽順之時非能
 異者也勉而為之故屢失也頌矣而頌異是其志
 窮困不得已而後巽為可少之也采伊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伊川曰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
 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者也居上之下巽
 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
 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
 頌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
 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
 復有功
 禮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
 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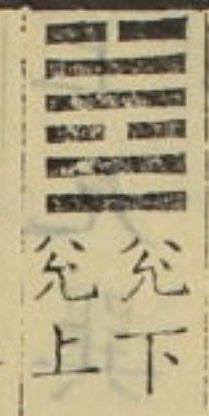
剛當巽時宜有悔也然九五居尊巽乎中正而志
 行故貞吉悔亡而无不利也剛以巽而後貞吉柔
 以巽而後有功貞吉則无太過有功則无不及是
 以四五皆得巽道而悔亡也无初有終者謂有所
 變更而民難與慮始也甲者事之端庚者變更之
 始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
 當三令五申詔誥丁寧使民不惑也盤庚遷都先
 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商
 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即先庚後
 庚之意也先後三日而申命之者慎之至也慎之
 至者令出惟行弗惟反故也

參取粹言誠齋

雷氏曰九五變則為蠱蠱者事之壞亂而當更之
 時也先庚三日先事而圖之慎其始也後庚三日
 後事而戒之慎其終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
 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伊川曰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
 巽之極過於巽者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
 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
 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巽本善
 行故疑之曰得為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
 誠齋曰位極乎人臣身極乎崇高愛其所有之富

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
 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危也故小則喪其資
 用大則喪其權勢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趙
 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祿而求容則順二世之
 欲而勸之以逸樂將以順易位而以位易宗故司
 馬遷論之曰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可謂洞見其
 肺肝矣



晦菴曰兌說也一陰進於二陽之上說之見於外
 者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塞其下而
 不流之象

兌亨利貞

伊川曰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
 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非道求說則為邪諂故戒
 利於貞正也

柔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
 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
 之大民勸矣哉

伊川曰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
 也陽剛居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
 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

白雲曰兌說有道得其道則能順天而應人以盡

天下之大公說在事爲之先則民可忘勞說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

誠齋曰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爲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勞而忘勞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是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伊川曰麗者附著相連之意兩澤相麗交相浸潤

互有滋益之象朋友講習互相益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以陽居下處說之初正而无所私係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吉行未疑者初未有私欲之害而行之不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伊川曰承比陰柔之小人宜有悔也剛中之德孚信內充自守不失故吉而悔亡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

白雲曰使有心求說於天下而不知信其在我者

則徇外忘內物我兩失之剛中之賢固如是乎有賢如此未有事是君為容說者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伊川曰處不中正比於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

白雲曰來兌來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失道求說是以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伊川曰四上承中正之五下比柔邪之三雖陽剛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分限

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守節謂之介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介然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

誠齋曰兌說一也而所以說者二有事君容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也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兌說之時彷徨焉躊躇焉商摧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自寧也何哉懼容說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勤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之以威武六三之來兌即容說之小人也非九

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然非九五之中正四亦難乎其有喜也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箴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徵用而封倫沮李絳入而承瓘去春秋傳曰介在東鄙介隔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晦菴曰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

雷氏曰剝之為義陰剝陽小人剝君子孚于剝則

聽信小人而黜退君子之謂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聽信小人而不信君子則傾危必矣故曰孚于剝有厲東漢之末信羣宦而錮天下之賢唐玄宗信李林甫德宗信盧杞皆所謂孚于剝者也九二剛中君子之象也上六陰柔不中小人之象也九五不應九二近上六而承之故有信小人不信君子之象剝五陰兌之上六一陰而稱剝何也作易聖人辨小人於早也小人不辨之於早則其始雖微其終亂不可為矣此所以稱剝也繫辭所謂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者為此類也孚于剝者暗弱之事也九五居於天位有剛健中正之

德而曰孚于剥何也作易者憂畏小人之甚也蓋君子則剛鯁正直格君之非小人則阿媚諛說順君之欲媚說以順其欲則雖剛明之主有時而信之是以巧言令色孔壬雖舜猶畏顏淵問為邦而孔子荅以遠佞人上六陰柔不正而極於說聖人之所憂也故九五雖以陽居陽其位正當而稱孚于剥深戒人君遠佞人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雷氏曰陽為實陰為虛上六以陰居一卦之外則是不能充實其內而說於外之象也夫道義充足於內則外物不能動其心用之而不喜舍之而不

憂此君子光大之道也上六不能充實於內而說於外是以汲引而用之則說舍之而不引舉則憂中心之喜愠係於外物之得失豈光大之道哉故曰上六引兌未光也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无喜色由此觀之以引為兌說者可謂小矣



伊川曰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明道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白雲曰渙者離散之義天下離散為渙而散天下

之難亦為渙居渙得散而亨散天下之難亦亨也
 王道至而有廟則離散者聚矣萃與渙其義相類
 難渙則萃萃則渙難故當萃聚難渙之時宜莫先
 於有廟以致孝享也利涉大川木行水上之才也
 利貞者渙難以是為德之先也經曰孝莫大於嚴
 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而後其道盡故象又言享於
 帝立廟所以終王假有廟之義也

雷氏曰萃渙皆曰亨王假有廟萃者天下歸往之
 時也渙者險難散釋之時也渙者萃之始萃者渙
 之盛故萃稱王假有廟致孝享而又曰用大牲吉
 渙則止曰王假有廟蓋孝享之道雖在所先然豐

儉隨時而不可同也渙與萃皆言利貞蓋離散既
 合不正則復亂險難既散不正則險難復作然則
 中正之道其可斯須而失之哉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
 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伊川曰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
 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
 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卦
 才如是故能亨也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
 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
 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

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於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涉川之象涉則有濟渙之功

誠齋曰王乃在中言王者中正之德足以散大難也

白雲曰大川難也乘木濟難之方也濟難有功則難散矣此渙之所以亨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雷氏曰享上帝立宗廟者屯難解散四方既平之事也漢高祖之起豐沛唐太宗之起晉陽當此之時寇敵患難日不暇給其可議郊廟之事乎渙者屯難解散之謂也夫水為險加以風則其險尤甚風行水上而為渙之象何也蓋巽為風為木而有順意風加於水雖有波濤之險然舟楫得風而順之則其濟川離險必速此風行水上為渙之義王者遭險難之時順天下之心因其勢而濟之則其離險亦速險難既散寇亂略平郊廟祭祀之禮豈可緩哉且渙者始離險難創基之時也故稱先王而謂之立廟焉

誠齋曰卦辭言王假有廟舉其略也象曰享于帝立廟舉其詳也

佚菴曰享帝以報本立廟以告成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伊川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

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

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馬人所託也託

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

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六柔順而託

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

矣故吉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

渙拯於始為力則易時之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徐氏曰机者物之可憑以為安者五之象也當渙

之時惟五為能拯天下之渙而已奔之則得所依

矣故失位之悔亡奔者速辭也夫人情莫不欲安

而惡危而二奔於五則即安矣故曰得願也

誠齋曰君子當平世為霧中之豹為淵中之龍如

酣寢而不聞非楊也君子當亂世為決川之禹為

救火之僑雖焚溺而不避非墨也吉凶與民同患

當其可而已九二以剛中之才當險難之世就使

无大臣之位逢九五剛明中正謙巽之君猶當奔

奏而赴之與之濟難而況居大臣之位乎得其志願何悔之有幡然而改尹奔湯以濟內溝之難也舍築而起說奔高宗以濟大川之難也机者君所憑也不言君而言机不能斥所尊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注曰渙之為義內險而外安者也

橫渠曰援上而進惟求自脫于險无悔而已非能及物者也

內不比二而外應上九是无拯渙之心而求自免也體柔之故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

吉光大也

陰道以喪朋為正近不比三而遠不應初能渙其羣而致一以承五也五中正居尊丘之象也渙有丘蓋言渙天下之難非九五剛中之君不能也夷等也同類也謂三與初也渙天下之難其功用甚大固非陰柔同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元吉光大不亦宜乎以六四近臣得位而不在險中故能如此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散人之疾而至於愈者汗也釋天下之難而至於

安者號令也雖然令出惟行弗難反亦渙汗不反之義也可不慎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也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之道也五大君之正位也居之者苟非王道則不稱其位矣故惟王者居之乃得无咎无咎者盡善之謂也采注并粹言單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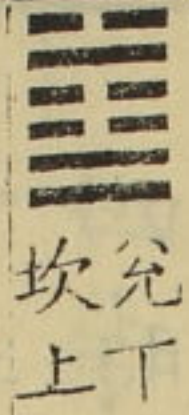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之時難在內也三居險陷之極上與之應從之則與之俱傷矣九以陽剛處險之外有出險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避其者所有也血傷也逖遠也夫履險之小人鮮不夷滅能與渙離則其傷免

矣避險尚遠故逖出而後无咎張翰避趙王倫得

此道也蔡邕不遠董卓而卒及於禍

集臨川伊川雷氏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伊川曰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

柔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所以亨通者以剛柔分而剛得中也剛柔分

謂分乾之剛以節坤六五之柔分坤之柔以節乾九三之剛剛得中謂二五之剛得中而不過也苦節不可貞以其道窮也天下之理中則可久苦節過中是其道窮而不能久也又指上六以戒苦節之過說以行險以二體言也節之為義近於巖峻是行險也然以說道行之甘節是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再釋亨義也言九五當位居尊以主天下之節既中且正能通天下之志者也天地節而四時成言天地陰陽之氣進退有節所以成歲也白雲曰剛節柔謂冬之有春也柔節剛謂夏之有秋也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坤之

六五節之成坎是太陰而節以少陽冬之有春之象也乾之九三節之成兌是太陽而節以少陰夏之有秋之象也天地之節於此可見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不害民蓋人欲无穷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傷財傷財則害民矣故愛人必先於節用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伊川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議則中節議謂商度也

佚菴曰制數度所以為節也議德行欲其中節也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以是為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而不踰越也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之庭初以陽剛處不得中上復有應是躁於上進者也故聖人戒之曰不出戶庭无咎謂宜慎默不妄動也知通塞者橫渠謂見塞於九二未可動也

九一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以剛中之才體說而上无應與是有成物之

德安於慎默樂於退藏不求進達者也聖人慮九二後時不出无以通天下之志以至於傷財害民也遂戒之曰汝勿堅於退藏失時極也極中也故曰不出門庭凶謝安不起其如蒼生何凶在蒼生而不在安也昔高宗之戒傳說有云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是歲之豐凶係乎霖雨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節之為義適中而已六三不中不正以兌說陰柔之極而在人上挾其說豫充盈之勢驕矜侈汰不知自節者也凡人遇吉則喜遇凶則嗟必矣又誰咎哉言己自取之也三居澤之極故溢而不節

白雲曰自卦之初論之則六三所以節剛自生爻
之後論之則六三居不中正乘剛履險不知節者
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伊川曰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為節
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應於
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
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
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四能安節之
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
為節足以亨矣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

九五以剛節柔六四安而承之故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白雲曰安節自安而已而人未必安甘節則施之
於已施之於人皆不以為苦故无往不可所以為
人君之道九五居中履正以甘節節天下上下同
之其吉宜矣盡節之大者是以往有尚也詩所謂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者其往有尚之意歟蓋言日
進而无已也
安定曰味之甘人所嗜也節之道人所惡也今五
為制節之主能以中正為之使人樂從所以得其
吉矣

雷氏曰土位中央土爰稼穡稼穡作甘然則甘者
 中味也甘節者節之以中也九五當位以節中正
 以通故稱甘焉且稼穡之甘悅人之口節之甘悅
 人之心此亦甘之義也施諸己則儉而中禮施諸
 外則不傷財不害民身安而說豈非甘乎故居則
 吉往則有尚言天下莫不貴而尚之悅而慕之也
 九五所以得甘節之吉以其居位得中六三過中
 則為不節上六過中則為苦節何吉之有哉故象
 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由此觀之節貴得中明矣
 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甘節之道也民歡樂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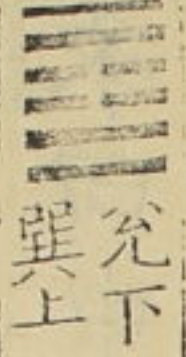
來之有尚之道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三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伊川曰悔損過從中之謂也

白雲曰上六居節之極蓋節之過者以苦節人固
 不能堪於以自節亦非可久之道如是為貞則凶
 矣夫苦節不可貞而上六固守故凶而道窮也

伊川曰上六之悔亡與他卦異蓋言悔則凶已矣



兌下
巽上

中孚為卦在全體則三四中虛中虛則无我在二
 體則二五中實中實則忠信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伊川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柔在内則其虛足以感物剛得中則其實可以存誠說而巽孚者以和說之道入於人心則人皆信之乃能化邦也豚魚物之冥頑而无知者飼之以信則應期而集而況人乎故曰豚魚吉至誠以涉險如乘虛舟舟虛則无沉覆之患中孚而貞則應

乎天天之道孚貞而已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中孚所動細而信豚魚大而應乎天焉往而不動哉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漚鳥先知燕客之伎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涉危化邦有不足為者矣

集温公伊川
誠齋劉氏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誠齋曰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心一誠而誠萬用用之大者其惟好生不殺乎故中孚至誠不殺之心首用之以議獄緩死好生洽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

一心矣鳥巢可窺況豚魚乎无他不殺之心乎於
 鳥耳使无誠慤好生之心巢中之鳥不為海上之
 溷乎中庸曰誠不可掩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
 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至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
 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

疏曰風行澤上无所不周其猶信之被物无所不
 至中孚之世鮮有故犯過失為辜情在可恕是以
 君子議獄而緩其死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誠齋曰邪不閑不可與言存誠偽不去不可與言
 著誠是故中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他也然責子

在初閑家亦在初防心亦在初若生子在初見於
 書責子之法也閑有家志未變見於家人之初九
 閑家之法也虞吉志未變見於中孚之初九防心
 之法也虞之為言防也做无虞戒不虞是也不及
 其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炎而撲曲而
 揉決而隄則噬臍矣一貞之外无非妄一誠之外
 无非偽妄與偽皆所謂有他者也如禦寇賊如避
 風雨察吾心一毫有他則惕然而不安則防之周
 矣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
 聽勿言勿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其庶矣乎不
 燕不安也

不燕謂非安於中孚之道者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鶴鳴於幽陰之中而其子和之者必至之理中心之願不期應而應之也好爵者乃孟子所謂尊爵也天爵也良貴也靡共也同也人之善性本同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吾與爾同也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說者多以好爵為爵祿之爵言人慕爵祿之心同殊非中孚之義惟郭子和有所不安而以美道釋之然其說亦晦微孟子仁義忠信之辨好爵之美

後世殆難明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音疲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白雲曰自一卦論之則三四為虛中自爻言之則六三之不當位又不若六四之能虛已也且中孚之道不立已何得敵之有得敵則有已故物或怒之則鼓或困之則罷或悲之則泣或樂之則歌四者有感於外而動於中者也感於外而動於中不能忘敵也不能忘敵有我之過也惟中孚虛已無與為敵外物之來如投虛然或怒之則無鼓也或困之則無罷也或悲之則無泣也或樂之則無歌

也舉无得敵之理則其道全矣

六三之所以得敵以有私係之心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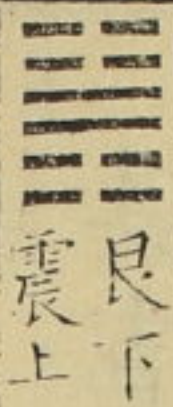
伊川曰四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正而上信之至當孚之任者也月臣象也月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為有咎矣故絕其類而上從五則无咎類謂應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中正居尊下无係應誠而不私可謂盡中孚之道者也天下之心固結攣如蓋不期然而然者矣然爻辭不稱吉而止稱无咎者何哉此爻无咎與艮卦之无咎大意相類即聖人處无過之地也其吉也何待言而後見哉位正當者蓋美其有天德而居天位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雞之所以名翰音者以將鳴則必振翼其羽也飛鳥之中善鳴而不善飛者唯雞為然故取以為喻中孚之為卦柔在內而剛得中也上九剛在外而不中中无其實而名高之象飛鳥之音宜下不宜

上登於天逆而不順可知也逆而不順何可久也
 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苟為無本其
 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人有元
 實之虛名遂任之高顯之位以有所正則必有敗
 事之凶趙以趙括正拒秦之師晉用殷浩將以正
 桓温能勿凶乎 取雷氏說



陽大陰小四陰二陽又二五中位皆陰居之二陽
 失位而不中小過之義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

伊川曰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
 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
 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
 謂正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飛鳥遺之
 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
 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
 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
 而下順也

注曰矯枉過正應時所宜不可常也上則乘剛逆

也下則承陽順也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謂事有失之於偏矯其失必待小有所過然後偏者反於中而得亨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聞斯行之有父兄在其言皆小有所過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二五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大事非陽剛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也凡剛非二五皆非得位中孚虛中而實外舟虛之象也小過內二陽外四陰有飛鳥舒翼之象飛鳥遺音能下不能上上則逆而下則順也

集粹言
誠齋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伊川曰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君子於事之宜過者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

耿氏曰天下之中制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聖人欲率作天下之不及故於斯三者寧欲其過焉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是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六以陰柔之質其分在下宜以止靜安分者也上應於四有不安其分而欲上之心宜下而欲上

宜止而欲進則必有行險僥倖非分妄求之事如飛鳥務上而不已故曰以凶言用此以致也不可如何也猶云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取雷氏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小過之義小者過則小人過君子臣過其君子孫過其父祖其義一也祖者人之始故初有祖之象陽一君而二民九三以陽居一卦之上故有君之象妣配也二之位過於初故曰過其祖不及於三故曰不及其君子孫之位望過其父祖則所以顯其父祖也以順正之道履其祖武而位望過之其

德可以配其祖則孝於家之道也以順正之道上承其君而不僭越乃合臣之分此忠於國之道也孝與忠臣子之道盡矣何咎之有哉故曰无咎蓋過乎祖則有繼世之譽過乎君則有犯上之嫌故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兼取劉仲平雷氏說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九三弗能過上六故曰弗過大者不能過小者則宜防之若不能防之而從焉則戕之者至而凶矣戕害也義與或擊之同蓋從小人乃致凶之道或者有時而至也

九四无咎勿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

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雷氏曰九四剛失位而不中其稱无咎何也九四以陽居陰在上卦之下而又下應於初則是能量其時圖小不圖大務下不務上者也初在下而欲上故凶四在上而欲下故无咎小過之時小人得位而勢過君子君子失位而不能過小人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九四君子之失位者也故曰弗過君子失位而不能過小人亦當遜言以相待遇不可甚疾而遽絕之故曰遇之孔子不絕陽虎是也君子和而不流雖遜言以遇小人亦不可遂與同流而俱往往則與小人同及於敗故曰往厲然則如

之何必敬戒潔身以防小人之患故曰必戒此危行言遜之道也小人雖一時得志而終不久此所以往則危也故象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小人志君子失位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小過之時君子當遜言以遠害而已其可大有為乎故曰勿用猶乾之初九不可以有為也當此之時君子自守其正久而不改以待天時之復斯可矣故曰永貞小人不可長而君子永貞則終有以過之矣九四君子矣其艱如此者失位而已故象曰位不當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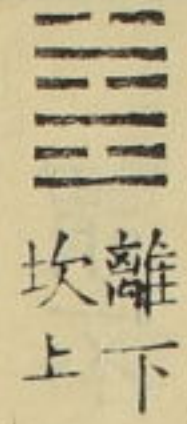
不雨已上也

東坡曰已上者勢不可復下之辭六五之權足以為密雲而終不可為雨者次於西郊而不行豈真不能哉其謀深也當是時也必有宀其間而為之用者故戒之曰公弋取彼在宀君子之居此苟无意於盜莫若取其在宀者以自明於天下而天下信之在宀者陰物也所謂五之腹心是也公謂五也五若无他則於彼在宀者弋而取之而去其所謂腹心之隱疾則陰過之禍庶乎其可无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指上六而言也陰陽和則為雨陰氣盛而上陽氣微而不能和則為密雲而不

能為雨故曰密雲不雨西陰之所也自我西郊則陰盛而權專於陰所乃臣過其君之象也上六陰柔不中之小人而居亢極之位是屯其君之膏雲雖密而不能為雨也弋射而取之也宀者陰之所安也小人得君之寵居高位自以為安五能弋而取之則陰過之禍庶乎其可息也已上猶云已極謂不可不取也王公君上之通稱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九四曰弗遇過之言君子失位不能過越小人而待遇之也上六曰弗遇過之謂弗與陽合而過之

也小人得志踈遠君子驕亢過極其凶必矣如飛鳥窮上而无所託則顛墜必矣離猶罹也所謂自遺其咎者也是謂災皆蓋言災由自作也觀梁冀董卓之徒則可知矣 兼采雷氏佚菴



離下坎上

伊川曰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白雲曰已濟難為既濟方將濟難為未濟名卦之義甚明然則既濟之亨可知矣初吉者既濟无不吉也道窮則變未濟終焉故終亂也終亂不亂則

在人耳聖人慎終如始又豈有終亂之道乎

既濟亨之大者也而云亨小者劉氏謂三陽得位能下三陰六爻皆亨是以大亨小也子夏傳曰陽已下陰萬物既成也利貞者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也小者亨也之句與凶如何也吉相承也同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白雲曰小者皆亨故曰既濟小或未亨非既也既者皆盡之辭利貞者以六爻剛柔皆當位而濟以是知其利貞也六二柔得中也初二皆卦之始也

故為初吉終止則亂者止謂難止則亂至也猶上六濡首之厲是也難止則亂至有不至者何也蓋難止亂至者象當然也有不至者聖人維持之力也

誠齋曰出多難而入无難是為既濟之世當是之時小者亦亨况大者乎蓋无一人不亨无一物不亨无一事不亨也如濟川焉舍川而陸舍舟而穀危者安險者濟何憂之有然人皆傲於洪流莫或傲於夷塗人皆懼於覆舟莫或懼於覆車是以初吉而終亂也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二陳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内外无患自

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蓋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吉无難則驕驕則怠怠則亂聖人見其初吉而探其終亂惟能守之以貞固而不移持之以憂勤而不怠則可以免終亂而不窮矣故戒之曰利貞又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剛柔正謂六爻剛居剛位柔居柔位柔得中謂六二終止謂上六柔怠自畫非克終既濟之才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伊川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致於患也自古天

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未濟之初六濡其尾以陰柔之才當未濟之初不

度德量力而進不能濟而取吝也既濟之初九以

曳輪而濡尾見其用力之難也以陽剛得正之才

上復有應而當既濟之初難既濟而猶濡其尾信

乎非小才小智之所能也雖濡其尾於義何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以陰居中婦象也茀婦人出以自蔽者也馬

氏王氏皆以為首飾六二有文明中正之德當既

濟之時與九五陽剛中正之君為之應然阻於二

而間於四志不得行猶婦喪其茀不可行之象也

雖然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剛明之君雖小人蒙

蔽於一時不久當自辨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

日謂時變也故戒之曰勿逐不久當自復也管蔡

之謗周公公不辨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

光不言而帝自察即此義也

采誠齋語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

之憊也

誠齋曰未濟求濟者寧既濟求過於濟者傾九三

當既治之後挾重剛之資居炎上之極有求過於

濟之心此小人之好大喜功而不可用者也雖以

中興之賢君一入其說輕用軍師以伐遠方之小
 夷猶久而後勝既勝而中國之民亦憊且困矣以
 賢君伐遠夷宜易而難宜速而久宜福而禍而況
 其餘乎武帝承文景之後而伐匈奴坎宗當貞觀
 之隆而征高麗皆此類也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
 却臧宮馬武之請乎
 鄭氏曰无事之時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啓
 之也故曰小人勿用
 單氏曰鬼方者遠而在險上六之謂也往歷三爻
 三年之象也

六四繻

而朱反

有衣

女居反又音如

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

也

白雲曰既濟思患而豫防而六四又為多懼之地
 近君居險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袽敝衣也說文
 謂繻為繒采蓋其意以謂勿以新繒而忘敝袽亦
 猶勿以既濟而遂忘未濟之難也終日者言无怠
 時也有所疑者雖未有患以多懼而豫防之也
 雷氏曰繻也衣袽也皆禦寒之具也既有繻又有
 衣袽則防患之至也暑極則寒生自然之理也
 楊子曰大寒然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此亦有備无
 患之義也
 終日戒謂備患之心无時可忘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疏曰牛祭之盛者禴殷春祭之名祭之薄者也九五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既濟矣將何為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九五履正居中動不為妄修德者也苟能修德雖薄可饗假有東鄰不能修德雖復殺牛至盛不為鬼神歆饗不如我西鄰禴祭雖薄能修德致敬合於祭祀之時故神明降福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陰柔不能持盈何可久也將入於未濟矣入

於未濟首先犯焉故曰濡其首厲厲者危之也其所以危之冀其知變而能改也

白雲曰惟聖人通其變而不至於極則无是危矣



伊川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焉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名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

晦菴曰事未成之時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

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

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六十四卦終於未濟既濟者凡人事之終始惟曰濟與不濟而已故以是二卦終焉先既濟而後未濟者蓋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既濟則物之窮也未濟則未窮也乃生生不窮之義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所謂卦才以六五柔得中上下剛柔雖不當位而皆相應也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者言濟難大人之事惟六五有文明虛中之德與九二剛中大德之臣同心以濟則有可亨之理非初六陰柔小人所

能濟也小人之才譬之狐狐者邪媚之獸雖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又小焉則力弱矣始雖能涉未出險中終憊而力不能續此所以幾濟而濡其尾无攸利也為人君者當知剛中君子為可任邪媚小人斷不可用也易之取象豈不深切著明哉

粹言
雷氏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白雲曰火性炎上而在水水性潤下而在下二者不交不相為用是以為未濟物之有辨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居方者猶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慎辨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

無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為用也不然則物各自止其所在君子何慎之有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白雲曰初六陰柔在下居險之中而上應九四是小狐欲濟之象然不能有終而濡其尾是陰柔不足以有濟故吝也極至也度可至而至之智者之事不度才力而妄欲有濟是不知可至之道也无凶而至於吝者得其應以為之助耳

伊川曰獸之濟水必揭其尾濡其尾言不能濟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白雲曰曳其輪者將以有行也九二剛中之才居

險難之中剛而有濟故曳其輪貞吉也夫六五之君柔中未能有濟必得九二剛中之臣相與為應乃可濟矣是以有曳輪濟難之漸固守是道无不吉也中以行正者其曳輪也所以輔其君以有濟之道正也以九居二中之德也以中之德行道之正故曰中以行正也既濟初九曳輪而已濟者也未濟九二曳輪而將濟者也夫濟者宜有用舟之象而二卦皆言曳輪者以見濟難之時用力其艱而後有濟故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六三以陰柔之資當險難之極而位下卦之上位

浮於才者也若獨行以濟難則凶矣然險中有出險之理應剛有可濟之道況切比於二陽乎與之共濟可也故曰利涉大川

集誠齋佚菴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居近君之地有剛明濟難之才以其居陰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而有悔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卦中反對之爻其取象多相類損益二五言十朋之龜弗克違夬姤三四言臀无膚其行次且既濟與未濟三四皆有鬼方之伐聖人於既濟之

三則以高宗伐鬼方為戒於未濟之四則以伐鬼方為功蓋既濟之世利用靜未濟之世利用動也然未濟九四亦必曰三年者以興師遠伐雖出於不獲已猶戒其勞民動眾久而後能成功猶春秋凡土木興作之役雖當必書也

兼采粹言鄭氏誠齋

雷氏曰先言貞吉悔亡而後言伐鬼方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有賞於大國謂有功而受賞於大國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柔中文明之君虛已而有容故賢者樂為之

輔以濟天下之難是以九二有曳輪之吉九四有
 鬼方之伐人君不以尊位自居而樂於虛己待賢
 固守是道宜其吉而无悔矣君子之光者謂君國
 子民之道孰有光於是者乎光盛則有暉暉者光
 之散光被天下之謂也有孚吉者以五與二四相
 孚乃得光被天下之吉上云貞吉者正一身之吉
 也下云吉者光被天下之吉也故象曰其暉吉也

兼采
白雲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
 濡首亦不知節也

君子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夫以未濟之初志存不
 懈以至於濟當此之時與忠臣嘉賓飲酒宴樂可
 也武王在鎬飲酒而魚藻美之故曰有孚于飲酒
 无咎言信得此樂也然不可恃其治安飲酒无節
 以至於沈溺則復入於未濟矣幽王沈湎而賓之
 初筵刺之有孚失是者言信失此樂也易之為道
 大矣其憂天下後世而教戒之也至矣泰斯有否
 既濟斯有未濟既濟之時戒以未濟未濟之終甫
 及既濟而復以濡首戒之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
 之謂易之道也

集子夏童溪雷氏佚菴

學易記下經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